



明天獻映

新世界

榮獲本屆奧
斯卡六項金
像獎名片！

萬人注目
電影藝術
的破天荒
成就。

良相
佐國

特藝
彩色
新藝
綜藝
合體

A MAN
FOR ALL
SEASONS



「良相佐國」提要

良相佐國，是聖多默・謨爾的一生記實，他是一位慈愛的父親，忠信的朋友，幽默的學者，智慧的律師，正義朗照的大法官，壯烈無邊的殉道者，這樣的典型人物，我們儘可、而且應該視以爲我們黑暗中的光，疲勞中的力，冷淡中的熱。吾輩信友，若能以聖多默・謨爾爲榜樣，不但能够成已達人，而且對聖教會，對家庭，對國家，則終身受用不盡。

良 相 佐 國

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▶

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臺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臺業字第638號

著 者：Daniel Sargent

譯 者：吳 應 楓

准印者：臺中教區主教 蔡 文 興

發行者：陳 百 希

出版兼：光 啓 出 版 社

經售處：臺 中 忠 孝 路 197 號

郵 政 劃 撥 中 20479 號

臺 灣 各 大 書 局

承印者：信 義 印 刷 廠

臺中市昌平路一段32號

定 價：~~新臺幣拾伍元正~~

\$ 2.00

目錄

一	教育
二	前途
三	謨爾與愛拉斯摩
四	謨爾的家庭
五	謨爾與政權
六	謨爾與神權
七	教會英雄
八	英王的慾壑
九	英王的大法官
一〇	謨爾退休
一一	倫敦塔
一二	殉難

一	一六
三一	五七
七六	九七
一一五	一三五
一五二	一六八
一八七	二一〇

聖多默謨爾傳

吳應楓譯

一 教育

多默·謨爾生於英國，時在基督降世後一四八七年。他在塵寰中渡過兩代多一些，十足地享年五十有七。這個階段的大部分時間，是在倫敦的心藏，英國人民的生活焦點度過去的。他曾經參加過政治，還在歐洲大陸，做了不少的外交旅行。可是，無論何時何地，他的行踪常喚起旁人的注意：認識他的人們，都烙着他的印象，都會贊歎地記着他的一句聰明和出於肺腑的話。無疑地，這種尖銳而友誼的辭令，使他的英名從蘇格蘭飛馳於匈牙利。一五三五年，他被英王亨利八世喝令斬首。從那天起，他的聲譽，更竿頭日上：他的辭令贏得的光榮，漸漸掩沒於他由鎮靜和英勇奪來的光榮中。多默·謨爾的卓識，實在是他一切德能的樞紐。

他的一雙鷹眸，善善惡惡，看事透澈正確。這個深刻的了解力，使他做了第一流的裁判：他不但是個權威大法官，他還能洞燭最艱難的生活環境。他也顯出，他能準確地估計自身的本領，知道自己最適宜於何種工作，知道了什麼地步，他的任務應該停止，而讓位於另一個人。在一個混沌的，誰都看不清的糾紛中，謨爾獨能指出它

的竅門。

如此透徹的觀察，不但是他善於運用的一種能力，而且是他能予以控制的一種傾向。謨爾使用了它，同時，它也使用了謨爾。它叫謨爾批判，譴責，對自然的情感，提高警惕，對自己和人們的激昂計劃，存着懷疑。

在他強烈地批評一切差不多半世紀之後，一陣暴風雨忽來強迫他申明，是否接受或拒絕一種誓言。這是個極有關係的誓言：予以接受，就是出賣良心；予以拒絕，就要犧牲頭顱。說得更具體一些，假使他拒絕的話，他要死，他要被視為君王的叛徒，天主的殉教者。他沒有出賣：他曉得自己不是叛徒，也覺得自己不配做個殉教者。他竭力避免這個絕對不合理的誓言。最後，表示態度的限期既滿，大法官透露了他的決心，領他到斷頭臺上去的決心；他讓天主佈置關於他的一切，他只堅持着他的一貫作風：多默·謨爾是基督徒，是倫敦人。

這種常在雙重觀點下看事的習慣，是哪兒來的呢？自然是從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人來的。在他們中間，他始終是愉快的；他們就是經商的，有技術的，精於法律的倫敦人。倫敦人是尚實際的，習於施捨生活以及不停的計算的；計算為他們簡直是必要的。可是倫敦人不因此而必然是唯物者；他們也服膺一種有憑可據的，以及保障神體

存在和重要的宗教信仰。他們絕對不忘掉靈魂；卻仍是商人，而不是董吉訶德之流。（或譯魔俠傳，西班牙塞凡提著的一部諷刺小說）他們把金錢送給教會，但只是在臨死不能享有時纔立遺囑。遺產的繼承者，是經鄭重考慮後指定的方濟各會神父：爲了他們在神職人員中，最善於爲亡者之靈祈求。

多默的父親，若望·謨爾，是一個精悍的倫敦人。他看到自己第三個小孩，第一個男兒呱呱墮地，就祝禱他學習自己認識的惟一職業，律師；就祝禱他備有自己認識的惟一智慧，倫敦人的聰明。

法學士的兒子，若望·謨爾法學士，屬於倫敦的一個在兩代內迅速地就躍出陰影，走上光明之途的家庭。在未上青雲前，它埋沒於整個黑暗中，至使好奇的系譜學者，繼續爭辯着：它原是一個愛爾蘭家庭呢，或英國家庭？

多默誕生時，若望只有二十六歲；他已獲得若干成就。那個時代例外地提供了他許多生活經驗：爲了這是個內戰，人民騷擾，君王多難的時代。這幅幕景使若望，正如後來使多默，懷疑着富貴的價值，且使他們難於置信權力必站在公理旁邊。不錯，這朵疑雲却掩蓋在五十年後，赫爾本爲若望所作的一幅畫像的鎮靜笑容上。

若望曾說過下邊的幾句話：「預備結婚而想選一個賢妻的人，幾乎與一個想在貯

着七條蛇，一條黃鱸的一隻袋裏，摸到那條黃鱸的瞎子，同一命運。」想不到說這話的人，竟興奮地續紆了三次。

爲了多默的母親早就死了，若望替代了小孩的母親，也兼做了他的長兄，一個等於幾個長兄的長兄。身高兩尺的多默，看若望爲一個發號施令，統治世界的大人物。父子如形影相隨，難得分離：他兩一個說完別一個開始說的話。

多默在其生活過程中，還遇到了一個偉人；就是摩吞樞機。下邊一段是幅謨爾爲他寫的照：「他身材中等，年齡一點沒有使地僵僵。呈顯於他儀容上的親熱禮貌，是怪迷人的。他慈善而賢明，畧微帶着一些嚴重的雲團。他每難於侍從中，諧而不謔地，通過平凡的豐采，透露他心靈的鋒芒與豪氣。」

摩吞樞機根據自己的經驗，權威地教授一種智慧這不是用以辨別不可，而是用以辨別宜不宜的智慧。蘭加斯德王朝時，他開始爲教會服務。當約克和蘭加斯德兩家彼此衝突，爭奪英國王座的時候，他忠於後者，甚至不惜走上放逐之路。從此他也覺得：剛強不屈是沒有多大意義的。追約克一家正式執政，他向愛德華四世，謙卑地表示歡忱和服從。之後，不問政治，拾神級而上，終於做了伊里主教。他見國王逝世，愛德華王孫暴死；他見另一國王，理查三世登位：這位國王，樞機不予信任；至於摩

吞，國王也視若無睹。被投於監牢後，摩吞設法越獄。恢復了自由後，他參加謀陰，推選了一位新王。亨利七世，在這危急之秋，確是一個標準英王。

摩吞是許多災難的證人，他見過大量的流血。年齡愈高，他愈祝禱和平。當時英國最需要的，就是一個可以遏止內戰的國君。這位國君，應當是强有力的，或是根本無力的。那時人們所物色的，正是强有力的一個。他的作風，他的血不帶什麼王氣。亨利·都鐸對於王位，沒有比他的曾祖父更大的權利。說起那個曾祖父，不過是個私生子；至於他的父親，純爲了長兄的資格，才得晉登寶座。都鐸既不是個聰明人，又缺少戰爭的勇氣。沒有關係。只要他是具能派用場的吸水機，還可以充當國君；他至少具有在這個環境裏，一位國王上應有的、關係甚深的東西：他的一種狹窄的警惕性，直可以揭破詭計。最後，他是怪客的：這正足以加强他的權力。而且他想倚靠的，不是貴族，而是聰明伶俐的幹部。

伊里主教，若望·摩吞恰巧是當時運用聰明輔佐亨利執政的幹部中的一個。這樣的一個人，亨利也樂於見他參加政治；先擢他爲王國大法官；繼呈請教皇升他爲坎特布里總主教，終使他披上樞機紅袍。摩吞也愉快地盡了此生最後的精力，使亨利七世，做一個真正的君王，而使他的王國，在祠史上，堪稱一個真正的王國。

一個倫敦法學家的兒子，年青的多默。謨爾怎會與了不得的朝臣摩吞發生關係，而且受了他的培植？事情是很簡單的，年方七歲，多默被送入倫敦最好的一個學校，聖安當肄業。當時校中教授文範和修辭學的老師，就是有名的拉丁文學家，尼閣老、赫爾特。謨爾在聖安當，獲得了很好的成績。他的一帆風順的父親，就想爲他找一個靠山。靠山並不遙遠，赫爾特與樞機有相當友誼，儘能把這個青年介紹給他；而且摩吞也常愛收納有前途的青年。於是多默就轉往拉謨司，踏進樞機的宮殿。在那邊，爲了當時的讀書空氣沒有現代的濃厚，多默的任務，尤在依照一般的作風，學習怎樣上青雲就在看青雲上的人物。未滿十足歲的多默，在他的顯貴的保護人府第裏，做着一個侍從員職務。

在拉謨司，謨爾的教育在放眼張耳觀察樞機宮中經過的一切；出入宮殿的人們，有若干學者，尤多政治家和外國大使。樞機的席上，談話的資料是極有興趣的，資料的研究是緊張的。遇到艱難的問題，摩吞以主席資格發表的見解是遠大獨到的。謨爾在他「烏托邦」的卷一裏描寫着：怎樣意見在彬彬有禮的氛圍中交換的；怎樣樞機簡潔充實的見解，常控制着一切。

絕對無疑的，多默在別的一切之外，從樞機學到了這點：依仗富貴是愚蠢的；在順境中不應當驕傲；在逆境中，不應當敗興。這些智慧的因素，他不但是從陳腐的格

言，不但是從摩吞的訓話，而更寶貴地是從樞機的足資証明的風度中學來的。摩吞頻繁地受到磨折；他的大半的生活，是在坎珂中渡過的：爲此他決不肯自高自大，又絕不想憑依晚來的榮祿。年近七十的他，不忘常把這種智慧付諸實行；這個智慧，在他陞升當時站着的高位前，早已實習過。

謨爾與摩吞接觸後，又學了另一樣他的父親沒有教他的東西：只宜管自己的事情，切忌參加親王間的糾紛。應當讓他們去鬧，一如舞台上的角色；應當樂於觀察，絕對不可自己也跳上去，參加表演；不然難免飽受一方面，或另一方面，或雙方面的老拳。摩吞這樣教訓多默的時候，早已成竹在胸；他很能用經驗得來的軼事，予以描寫。無疑地，在這點上，他沒有犯過錯誤，因爲在多默自覺能勝任而寫的查理三世的歷史裏，可以找到不少例子。摩吞的智慧這樣地滲入了這部歷史，以至若干學者把這本書，一度歸諸摩吞自己。樞機也向他的門生敘述：在理查僭位時，他怎樣設法居於親王們的紛擾圈外。這決不是爲掩藏他當時極度困難的處境。僭位者嘗想強迫摩吞聲明對他，或擁護，或反對的態度。一個理查的使者，一個摩吞的朋友，跑來要求他徹底坦白，就是要求他自投羅網。摩吞拒絕表示說：

「閣下，憑良心和善意，請你許我給你說，我實在不喜歡談親王們的事情。這類談話是帶危險性的；爲了話本身雖沒有錯誤，可能聽者所懂的，不是說者要表示的；親

王是能相反地隨意予以詮釋的。我想到了伊索的一段寓言。獅在死刑下既宣佈了任何出角獸不能住他的樹林之後，一隻額上長着一個肉瘤的野獸，就倉忙地逃了。猴子看到在奔跑的野獸，問它可逃往哪兒去？它答道：

「實在我也不曉得，我也不想曉得。自從這個關於出角獸的佈告發表以後，我只考慮遠離這些地方。」

「什麼」，猴子說，「這是瘋狂！像你這樣的傢伙，假如你認為好的，你儘可住下去。獅不可能也想到你。隆起在你額上的，不是一隻角，而是一個肉瘤。」

「我實在不敏」，驚惶的動物答道，「可是，如果獅把這個我所有的肉瘤指為角的話，什麼命運將是我的呢？」

出入於樞機宮殿的人們，都不像他一般地運用諷刺。耶舍司鐸，亨利·美窩爾是其中尤堪注意的一個。美窩爾極有味於意國的傳奇喜劇，并且希望把它嬌憨的聲調，輸入英國。他親自寫了若干幕間脚本，對話是高尙的；樞機的侍從員，登台予以表演。可是侍從員們表演的精神，不是脚本的精神，而是他們主觀的精神：倫敦人的實在主義。謨爾在美窩爾脚本中尖銳的插曲，可見於他的女婿，威廉·洛伯的描寫中。「聖誕佳節，有時他應當猝然出現於登場人物中，做一個臨時的腳色。可是他的表演，在觀眾前爭得的成績，每強於背誦脚本的諸子。」

樞機爲了生平的一種不幸，本不容易相信，這個絕頂聰明的青年要變爲一個風雲人物，却不能自制地預言這個多才的臨時角色的光明前途。有時他念念有辭地想去。據說，一天，摩吞手指他的青年侍從員向席上的嘉賓說：「這個侍奉你們的小孩，如果你們活得相當年高的話，你們將見他有一天要變成一個非常的人物。」

再者，深識人心的樞機，不讓驕傲襲擊這個非常的小孩。在宮殿裏，不要他像個受特寵的人。爲斬斷他的虛榮的誘惑，他決與他的「被保護者」分離：謨爾遂於十四歲上，離開拉謨司，前往牛津大學，下榻於坎特布里大廈。

不該設想，謨爾此去，是爲進入一個中世紀的浪漫城市：牛津不是這樣的一個。青年侍從員所到之地，是個最少愁感色彩的；牛津是中世紀的智慧之地，基督教會的智慧之地。它的大學，一如現在，是個崇尚科學的學府，位在倫敦西郊；步行起來，計有兩天的路程。可是，它也是這王國的重鎮。英國的疆域不與別的歐洲的國家相接。它在整個的基督教會內，擁有差不多八十個棋佈於各地的大學。該王國的人民，不問屬於什麼種族，是個大集團的成員。一切屬於他們的，他們教授的，他們不據以爲國寶，而視以爲世寶。那些人批判詳明，在辯論中可以絕交；在邏輯的運用中，是鐵面無情的。在這樣的一個王國裏，（應當這樣叫它，爲了再也找不到別一個更確切的字。）籠罩着的迷霧，並不深入；如果深入，已到消散階段。在那兒，神仙故事是

不合法的，狂熱是厲禁的，倉猝是受制裁的。這個智慧之地，在中世紀的總精神內，是獨特的。同樣，它的課程組織，也是獨特的；這個根據實際的課程組織，有與一片原野同一的實際。這個組織是嚴格的，它的邏輯是森嚴的，彷彿一切是永久的，固定的。外像一幅網球場藍圖：在一個網球選手的眼裏，它雖可能圍着丁香或連翹，蓋着一色或另一色的泥土，總是到處一式的。這個組織明朗得可予以畫出，真與網球場無異。它像一座大廈，外有廬舍亭樹，藉資消遣；內有高梯七條，凡自愧譴陋，或有意反抗譴陋的誘惑的人，得拾級而上。這些高梯就是七種科學：文範，修辭，辯証，算術，幾何，音學，天文。這些高梯使你做個文學士。到了這個水準，你可踏步上進，爬入另一座高台；那末你是一個哲學士。假使你能登到頭上的另一座高台，那末你是一個神學士。神學士蟠居大廈頂上的樓塔內，在玄妙的天蓋下，在神明的太陽下，怡情於遙瞻遠矚中。

在這光明的學府裏，什麼都不是偶然的，什麼都是有計劃的。接受這樣的課程，已就是一種紀律。每一步，大廈的結構提醒已經錄取者：他是另一種東西，他不單是孤零零的人，不單是個法國人，不單是個英國人，他是個「有靈動物」；他的出於個人國家的一切特點，不是萬有的標準。在總體系內，他的地位沒有一個時間性的、所以辨別他習識的某村某村的標幟。組織的經緯，不但教他重視生於別的天下、居於別的

疆域、習於別的氣候的人們；還要他向那些在別的樓台上努力的同志們致敬。無論何時，拾級的必要性，不允許初學者想已掌握了整個的知識；而且也不允許人家期待他了解一切。大廈的精神在教人謙虛，訓人毋輕信初學者的幻想。

謨爾進牛津的一年，就是哥倫布尋獲美洲的那年。在這個學府裏，他渡過了兩年；可是對它已有深切的認識。一般地說，牛津之遊更加强了他的觀察力與平衡性。他不但優游地馳驟於大廈中，他還埋頭苦讀着。他自己說他在那邊很清苦，一面爲了別無他事可做，一面爲了一切娛樂，在他的父親緊縮的經濟計劃下，都無從去問津。他這樣致謝了生他的那個人：

「爲此，直到今天，我能得沒有犯過邪惡，求過佚樂。我的光陰，從不浪費於偷懶，或任何帶危險性的事情中。什麼叫豪華，叫奢侈，連它們的意義，我都茫然無知。我根本沒有用金錢作惡的習慣。總而言之，我不識性愛，凡與我的學業無關的工作，我想都沒有想過。」

在學科中，多默最喜歡鑽研的是修辭和辯証。在辯証學裏，他尤學得觀察一種真理，不應當只看孤立的它，還應當看與別些真理發生關係的它。通過辯論的演習，通過參加辯論會的用心，他獵得了士林思想家特有的一種智慧的習慣：對於任何異議的先天否定論。在牛津，「希臘語熟」是惟一使他神志不安的東西。

中世紀的「文化宮」，不是由詩人們，而是由有科學頭腦的人們，形而上學學者，學派巨頭們計劃的。實在的，在這「文化宮」裏，文學雖闢有一室，精緻的一室，辭藻的熱烈擁護者，却深深地表示不滿。他們憤恨的對象，就是他們的隸屬性；可是他們無法揭竿而起。如果形而上學學者不自動毀滅自己的領導性，他們是動彈不得的。應該瞭解：他們毀滅自己的領導性，就是自取滅亡；換句話，就是失掉對於他們的邏輯的信心；就是運用他們的辯論，為達到修辭學者的目標。這個態度給予修辭學者一種革命的動機，如果這個革命還沒有開始的話。他們揚着希臘語的旗幟，在醞釀革命：希臘語是他們的鬥爭口號。

可是發出這樣的鬥爭口號，不就暗射出他們的希臘語知識，以及學習希臘語的雄心。這純透露革命者懷着一種狂熱，想大吹大擂一下。不知假使缺少了警惕，他們會陷入一種史無前例的歧途；而且這個歧途決不是他們正在攻擊的別的許多歧途所能比擬的。這個狂熱引導他們先稱揚染着嫵媚的、漂亮的色彩的一切；繼把論理學家與註釋古書學者，以及他們的一丘之貉的拉丁語和靡靡的邏輯，相提並論；終於制止士林哲學家答辯，甚至把哲學家名字，看得不值一文。真正的哲學家不是那個如柏拉圖同時能寫大塊文章的人麼？達不到這個水準的作家，不配稱哲學家。只知把頭髮分作四份的理髮匠，應當逐出科學大廈。他們在大廈中的宿舍，應當墮地；昨日的哥德式建

築，應當變作希臘宮殿。對於希臘語的狂熱，澎漲到意想不到的邊緣。人家拒絕承認哲學的一切崇高性；前加於基督教聖物的敬禮，轉致於外教的东西。在意大利，一盞「奉獻之燈」的煙光，黑夜白日躍騰於荷馬的一卷易利亞德前。

這個希臘的狂熱，吹到了牛津。實在，在這一地方，應當說：那是不用驚怪的。捧它到那裏去的人們，都是虔誠的，鎮靜的。他們對於一個曼妙語言的崇拜，沒有越出一般歌頌的藩籬。當時的希臘語大教授格洛辛，在道德如在科學方面，是極有聲望的。他只把希臘語放在文範和修辭學領域中應得的地位；而且，這個地位，至少理論地本是它的。希臘語在牛津的姿態，是極動人的。一個像多默這樣愛好文藝，這樣雜於積極份子中，痛恨玄而又玄的，迷人的傳統士林哲學理論的少年，怎能不予以青睞呢？

多默已變為一個希臘文學的熱忱者。可是，他雖研究希臘語，他並不輕率地認為：從此可以脫離邏輯的樊籠了。他也沒有那些火炙的頭腦揭發的一種危險性可能更大的觀念：希臘語，用不到去苦讀，只要把它捧上霄漢就够了。他也不像那些理智混沌的學生表示：哲學如同一個笛子，可用以發言，而使人五體投地。謨爾的興奮完全是另一件事：這是由一種美麗的言語，旗鼓相當地引起的一個天真爛漫的興奮。他讀希臘文範，他是格洛辛的朋友，同時也是他用功的學生，忠信的弟子。他模倣典型辭

藻，他獲得了斐然的成績。他在同窗的眼裏，已是研究希臘文學的泰斗。當他在國際文人俱樂部中，行將獲得一個令人羨慕的位置的前夕，他的父親忽來命令他離開牛津，（說他在那裏啄飲於浮泛的演講中。）重回倫敦，轉入一個標準的英國學校，研究更健全的一種傳統法學。

謨爾所進的法學院，誰都說不出的它的來源。人家只曉得，它的存在與衣袖海的存在，對英國之所以為英國，是同樣重要的。院中團結的精神，傳統的因素，堅決的志氣，為英國保持了一貫的，明朗地足以別於大陸國家的法律。人家可能視英國的法律如一個蕪雜的叢林。別的批判學者，比較和煦地稱它為一堆密密的荊棘。它反抗過一切，最好的一如最壞的；它反抗進步，邏輯，以及君王的暴虐；它曾輔助英人不陷於絕對論的誘惑，不脫離方便的小徑，和法學的妥協性。

英國的傳統法學基於一種深奧的懷疑論；而謨爾的法學院，却是懷疑論的堡壘。在律師們的眼裏，牛津法學院（法律一如民律）是學者的和理論的。牛津崇尚理論；倫敦只問法律。

謨爾首先寄居產塞利學舍：這是個新學舍，林肯學舍的前室。一四九六年，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節日，他才得進入林肯。十八年前，多默的祖父，開始在那邊任總務，管理秘書處文件，監察寄宿生和經濟；製作圖書館目錄，訓斥在室中高聲談話的同